

往事如烟

在我家房后，有一大片木耳树，它们几乎占领了大半座山。

自我记事起，这些木耳树就高大粗壮，直入云端。春天，木耳树发芽了，细细的叶子，绿中略带微黄，看着十分娇嫩，猪却不怎么爱吃，有时为了省下玩耍时间，我们摘些低处的叶子放在猪草下面滥学充数。夏天，林子里绿叶蔽日，是个纳凉的好去处，我们带着作业佯装在同伴家写作业，实则是在林子里疯玩。秋天，满树满地的橡子吸引着松鼠在林子里窜来窜去。童年的日子就这样追逐着小松鼠的影子，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林子里。冬天，我们在林子里拾柴火，累了就躺在厚厚的树叶上晒太阳，看着湛蓝的天空，憧憬着山外面发生的那些新鲜事。那时，我们总忘不了发誓，总有一天，一定要到山外去看看。

十几年后，我如愿以偿，上大学并留在山外面工作，每年回去一到两次，木耳树依然占据着房后那一面山，而我再也未去过林子里。它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原处，默默注视着像我一样在外漂泊的游子们。

今年夏天，我和往年一样回去看望越来越老的母亲和身体越来越差的父亲。房后面的木耳树更加茂盛，上山的路已被木耳树侵占得只留下一道细线，站在院子里，我再也分不清我家房后这座山的山脊在哪儿，也看不到原来那些比它更高的山。多年的退耕还林和农村人口的

乡人娱乐

□张朝林

我喜爱娱乐的细胞是在母亲怀抱孕育的。盛夏晴朗的夜晚，月亮初上，院头的桂花树开始飘香，母亲搂着我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

上学后，娱乐的梦不断膨胀，母亲的故事有限，遇上了满肚子经纶的三爷。那是在一个午休的田埂上，一堆人围着三爷，不时爆发出笑声，好奇的我挤进人群，原来是三爷在给大家讲三国，听得我合不拢嘴，从此我找到了娱乐知己，成了三爷的跟屁虫，总是磨着三爷讲故事。

乡村里的娱乐场子非常少，队上劳动小憩的时候，有时候上演嫂子和堂弟们的娱乐大戏，笑得大家前翻后仰，我们小屁孩羞得个个脸红，躲得远远的。最期盼的是乡村轮回放映电影，



节日里的秋

□李松梅

时间好像过得很快，一场接一场的小雨将夏天的炎热冲走，带走了焦虑和不安。原来秋天又匆匆的来了，北方的秋总是太匆匆，树上的叶子一半绿一半黄，街边的花悄悄低下了头，征兆着山河忽晚，人间已秋。

中秋和国庆这个秋天的“红”又加了一份别有的味道。传统节日与祖

国的生日共贺，人们在夜晚举杯遥望明月，愿她相思，又在清晨对着五星红旗祝愿伟大的祖国。这个秋天既是婉约抒情的，也是明媚热情张扬的。

人们都拥簇着出门，在这秋高气爽的金秋，去看那些未看的世界。有人在橘子洲前“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；有人在天安门前升旗，迎接晨曦中那一抹中国红；有人在云南古城追寻历史的味道，生活的气息。在追寻未知风景的道路上，人们也在找自己、抛包袱，当一个平凡的看客。别样的过节方式是传统与创新的碰撞，让每个人体会到自由的和谐是多么珍贵。

有人在秋风中学会释怀，有人在秋雨中学会独立，有人还没来得及分别，见面就已经难上加难，有人在秋风中爱上了又爱，有人在秋天中寻找自由。杜甫在秋天写下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，也有刘禹锡写下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秋天没变，变的是看秋的人。秋天的节日变了，它不再只是对月相思贺团圆，科技变革，人与人隔着屏幕也能天涯咫尺。

热腾腾的红薯、芳香四溢的板栗气味，充满着大街小巷。你看孩子们手上红彤彤的糖葫芦，都是秋天的气息。那些还没来得及说的话，让秋风替我告诉你吧。那些还没说出口思念，就化作一滴滴秋雨落在泥土里，那些还没有走过的路，就在秋天中慢慢去探索吧！

木耳树的夏天

□鱼鸿

不断减少，让树木得到了休养生息和更好地生长繁衍，房后的好几面山连成了片，已全然分不清原来的沟沟壑壑和连绵起伏的山峦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将父亲扶坐在轮椅上，推着他在公路边散心。公路上的车很少，除了几辆摩托车急驰而过。父亲脑血栓后有些失语，我只能推着他在看沿路风景。本想沿着公路去几户邻居门前转转，可走了近一公里路，都是铁将军把门，没有一个邻居在家，也许邻居们都在外面打工或帮儿女看孩子没回来吧。

推着父亲转的时候，上来了一辆带护栏的大货车，我问父亲：“村里还有人养猪吗，这车上来收猪？”

父亲指了指山上的那片木耳林，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：“树皮”。不一会儿，刚才上去的那辆大货车下来了，停在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公路上。车的后斗已装了十几捆木耳树皮。

车上下来几个人，将台称摆好，邻居已从山上将整捆整捆的树皮拖至山下。

从他们聊天中得知，这树皮现剥现卖，1.3元一斤。听说邻居家两口子因孙子放假带孩子回山里避暑，刚好有收树皮的，就上山剥了两天，剥了将近2000多斤。儿子飞快算着，说：“妈妈，那就是2000多块钱呢。”

看这树皮的厚度和卷的层数来看，应该是10年以上的老树皮。收树皮的人和邻居交流着剥树皮的经验。剥树皮要拿斧头从树的最低枝丫处横着割一圈，然后竖着割一圈，再慢慢从树身上剥下，就是一整张树皮，斧头要随时别在身上，不能往地上丢，否则落在树叶里就找不到了，影响剥树皮的速度……

我问收树皮的人，木耳树学名是什么。他说叫栓皮栎，是橡子树的一种。

我又问，收这树皮可以干什么。他说造汽车轮胎时，需要添加一种耐磨剂还是黏合剂，而木耳树皮是最好的添加原料。因他们是外地口音，我最终也没听清水耳树皮究竟能干什么。

不大一会儿，树皮过秤完毕，装车、付款，满满一车树皮在轰轰隆隆声中被拉走。卖树皮的

家人都爱听广播，再忙我们都在听完广播才上工，下午早早放工听广播，生怕落下一期评书。最讨厌的是刮大风、下大雨、闪强电、响炸雷，要么广播天线被大风刮断，好几天听不到广播；要么一闪电，广播就“啦啦啦啦”听不清，或者天线冒火花，黑碟子冒青烟，一股胶味，广播匣子烧了，自己掏腰包买。我家的黑碟子就烧坏了好几个，平时只抽早烟舍不得买纸烟的父亲，却舍得掏钱买广播匣子。

一日，父亲揣回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小匣子，安上蓄电池就能播放，有好几个频道，带在身上，想啥时候听就啥时候听，方便多了。小匣子成了父亲的宝贝疙瘩，谁都不能动，父亲带着小匣子领着我们去上坡劳动，小匣子一打开，一边劳动，一边听，快乐多了，也不累了。

有线广播和小匣子，热闹是热闹，就是只听到声，看不到影，幻想着家里的黑碟子能看影片就好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会计五爷扛回来一个黑匣子，黑匣子上有两根长长的线，从后面引出天线，绑在竹竿上，满院坝晃，直到黑匣子出

村里来了女知青

□王欣

那时，洛川塬上的土地贫瘠，用水靠天，信息闭塞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文化生活更加贫乏。村里的女孩没出过远门，也不上学，识字很少。自从知青来到村里，给生产队带来了勃勃生机，寂静的村庄活跃起来，白天大家下地劳动，晚上回村读报、学习，开展各种文娱活动。四年多时光中，我们学会了各种农活，脸晒黑了，手上长满了老茧，变成了真正的农民。村里的老乡亲们也更新了观念，增加了见识，学会了一些城里人的生活习惯。

我们四个女知青爱说爱笑，大胆泼辣，刚开始与村里的姑娘们接触时（“女子”是当地对未婚女孩的称呼），她们羞羞扭扭。由于我们都是同龄人，每天一起在地里干农活，除草、间苗、割麦子、收玉米、绑烤烟……姑娘们干起活来手脚麻利，轻松快捷；除草时，她们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拿锄头，如何迈脚、蹬腿巧用力；间苗时，教我们如何巧用力拔除多余的苗；割麦子时，更是从磨镰刀、收割、捆麦子样样教起。然而，女孩子们干完自己的活，稍事休息又返过头来帮我们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劳动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。每逢下雨天和农闲时，村里就组织学习或开会，女孩子们总是与我们挤在一起，她们教

我们纳鞋底、上鞋帮、纳草盖、编草帽、剪窗花……我们教她们识字、唱歌、跳舞……

农村生活十分单调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自从我们知青来到村里，知青大院就成了村里的活动中心。当时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村里的姑娘们自然是培养对象。一开始姑娘们唱歌张不开嘴，更羞于在人前表演，但她们的扭秧歌，我们互教互学，排演节目，村里的文艺宣传办得有声有色。姑娘们在与我们的交往中，对文化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，她们积极参加识字班，经常到知青大院来看报纸、认字，三四年光景，她们也能看一些新闻了。

下乡头一年，夏秋收割时节，每天劳动回来，走到村头的大涝池时，我们几个女知青都会挽起裤腿，赤着脚走进水池清洗，村里的姑娘们却站在池边嘀嘀咕咕地捂着嘴笑。我们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为啥笑？”她们开始不说，到了只有女同胞的时候才说：“当着汉子的面光脚露腿羞死人！”“汉子”是当地人对男人的称呼。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算啥，在城里，夏天女人穿露胳膊、露腿、露背的游泳衣在游泳池里，男人们都在一起游泳呢。”女孩子们听后连连摇头说不

写字老头

□周养俊

他笑了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。从这以后，我每次经过停车场都要和他打招呼，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和他聊几句。

一个阴雨天，我刚出小区就听见高亢的秦腔声，循声走去，发现写字老头在他的小房子里听秦腔。他侧着身，歪着头，一只手还在腿上打着拍子，神情非常专注。

发现我后，他立即站起身让我进屋，我看地方太小，就说有事要走。他说：“地方小，放不下你这大人物。”

我这人就怕激将法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就进了屋子。他按我坐在了椅子上。我不好意思，要站起来。他用力压着我的肩膀，说好好坐着听戏。

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爱听戏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农村人都爱秦腔。”我说：“我也爱秦腔。”

他说：“这就好，那咱俩说的话就多了。”我问他：“你会唱吗？”

他说：“会唱，会唱得多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来一段，我听听。”

他说：“今天不段，这戏匣子是人家张梅的，人家一会儿就来拿咧。”

“张梅是谁？”

他的脸红了一下，说：“就是咱这儿扫马路的。”说完又补了一句：“那人才爱戏呢，唱的美得很。”

我们正说话时，他忽然向门外看去，原来一个中年女人打着伞出现在小屋门外。他说：“西安地方邪，说谁就到，你看，人家来戏匣子来了。”

中年女人面带微笑，说：“不急不急，爱听就多听会儿。”

邻居和我寒暄了几句便揣着钱走了。

刚才还十分热闹的公路现在寂静了下来，只留下我还站在公路上站着，看着那早已不见踪迹的下货车。

木耳树是我们对它的昵称，因此树点上木耳菌种后长出的木耳个大，肉肥厚，口感嫩滑而得名。小时候，大人们每年冬天都要到山上去搜林（就是把长得不好、密集的、不需要留下长大成材的树砍掉），搜回来的杂树、灌木，有的当柴火烧，有的留下做棚子的小梁，而搜回来的木耳树如果直径超过10公分，就把它锯成1.5米左右的短桩，码放在院子里。到了春天，买来菌种点上，然后放在野草茂盛的荒地让菌种发酵。经过春夏两季雨水的潮湿作用，菌眼旁边开始长出小小的木耳，这时就需要给木耳桩搭架。一场雨水过后，木耳如雨后春笋般咕咕往外冒。雨一停就要赶紧把木耳摘下来，否则太阳一晒木耳就又缩回去了，影响下次再长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一阵吆喝声响起，野猪又到邻居门前的自留地拱玉米棒子了，邻居又开始了一晚上的赶野猪工作。月亮还没爬上山头，山后的木耳树与夜浑然一色，周围静得可怕，我隐隐听到木耳树抽泣的声音……

晚上，儿子问我：“树剥了皮还能活吗？”面对儿子的提问，我没有回答，我也无法回答。只希望那些陪伴我长大，给我带来无限欢乐和回忆的木耳树能青翠常绿。

人影和声音，竹竿就固定下来了，这是村子里第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全村炸窝了。大爷最奇怪：“那么小的匣子里钻进去那么多人，还能说说唱唱？”每晚，五爷把电视机在院头摆放好，调好信号，乡亲们都赶来看电视，人头攒动，我们早早占领了要地，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都是从五爷的黑白电视机看的。

啥时候五爷的电视机从院头搬进屋的时间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家家都有电视机了，户户都成了温馨的娱乐场。夏天，摇着电扇，品着清茶看电视；冬天，坐在床上唠着瓜子，烤着火赏节目。更新换代的电视机悄悄走进来，笨匣子换成大荧屏，大荧屏换成挂式智能彩电，想看啥看啥，想听啥听啥。

新时代的乡村成了一个幸福、快乐祥和的大舞台、大娱乐场所，各村都有文化大广场、百姓大舞台。每到节日，男女老少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登上百姓大舞台，舞出百姓的心声。舞台上的乡村，青春婀娜，舞台上的中国，东方闪烁。

信。夏天，天气太热，我们四个女知青趁着夜色，穿上泳衣下到涝池里游泳，我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惊动了村里人，第二天成了村里的一个大新闻。还有一次，村里有个女子随我回西安，我带她去洗澡，她竟然不脱内衣进了澡堂，我给她做工作，她也不听，她说：“脱光了多羞人？”最后只好由着她穿着衣服洗澡。三年后，耳濡目染，女孩子们也照着我们的样子，挽起裤腿下涝池洗脚洗腿了，只是看见汉子们过来，就赶紧上来拉下裤腿、穿好鞋袜。

知青来到村里，特别是我们几个女知青和男知青一样，每天都在大田里劳作。老乡们都赞不绝口。慢慢地，妇女出勤越来越多，村里还开辟了妇女试验田，由知青高燕任组长，有种植经验的妇女为骨干，在村里积极开展科学种田，当时种了棉花两亩，还种了海南玉米和各种蔬菜。

洛川塬上极度缺水，村民们很少洗衣，棉袄棉裤上没有罩衣罩裤，只能每年拆洗一次。女孩子们看我们经常换洗衣服，干干净净，也跟着做罩衣和罩裤穿。那时村里人从不刷牙，女孩子们看到我们早晨起床先刷牙，很是稀奇，我们告诉她们刷牙的好处，教她们如何使用，在我们的影响下，女孩子们也尝试着刷牙。当我们回城时，都将牙刷、牙刷当作礼物，留给了女孩子们。

如今，村里当年的女孩子们都已出嫁。2005年，我们知青相约重回第二故乡，村里的那些女孩子们听说后，从四面八方也赶回村里与我们相见，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。

我的家乡在渭河平原北部，那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县城——富平。富平在“富庶太平”之意而得名，小城虽不大，却拥有近八十万人口，且山川秀丽，故而自古就有关中名邑的美称。

人人都说家乡美，而我如今也大抵是在长大离家，成了一名常年漂泊在外的寄客后，脑海中对家乡的轮廓才有了更深刻的勾勒。尤其是家乡那条带给我无数快乐童年的石川河，最是让我怀念。

童年时期，每每酷暑夏日，我与玩伴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石川河，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丢石子，抑或是凑成一群在岸边嬉戏打闹。而一旁清澈无瑕的石川河静静地在我们身边流淌，像是一面镜子，把我们成长中的童趣映照得是那样真实和清晰。那时，石川河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利用，只是一条无声的河，是来自大自然最直接的恩赐，是一条母亲河，默默无闻地滋养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，哺育着这世代世代生活的人们。

如今，石川河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，家乡傍河建起了富平县石川河国家湿地公园，石川河的模样显得更加端庄素雅。依北而建公园、姹紫嫣红的绿竹、郁郁葱葱的树木、涌动的喷泉、垂柳依依的凉亭……傍晚，人们都喜欢骑着电动车赶往这里或散步游玩，或欢声笑语，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怡然自得。

落日余晖时，映入眼帘的景色最是令人心旷神怡。西沉的太阳缓缓将石川河的芦苇花渲染成金色，微光倾斜着洒落在水面，泛起星星点点的光芒。岸边的芦苇塘里，一群大白鹤展着双翅在清波荡漾的河面上戏水，洁白的羽毛在霞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，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我喜欢坐在河堤边的长椅上，戴着耳机，听一曲柔和的音乐，安静地望向远方，感受人与自然的交融。我常常会在这里歇坐许久，直到暮色已至，等风中夹杂出几丝凉意，才会依偎不舍地离开这片被金色阳光包围的美丽水乡。再次骑上电动车，感受着河面吹来的丝丝凉风拂过肌肤胳膊，一切温柔且不躁动。我不禁长舒一口气，感叹家乡的美好！

今朝回首，明日期盼。贺知章在《回乡偶书二首》中写道：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的确如此，家乡的河永远是我熟悉的记忆。

露天电影似美酒

□李淑俐

晚饭后去公园里散步，看到有人在一起看露天电影，立刻勾起我儿时在那队家属大院看露天电影的回忆。那时的情景历尽岁月的沉淀，依旧暖暖地埋入心灵深处，恍如昨日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家周边的三个部队家属大院经常不定时地轮流放映露天电影。每次去看电影我和小伙伴们都非常兴奋，就像是赶赴一场盛宴。

那时的露天电影，从来没有贴过海报告知，但是放什么电影的消息总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提前一天就家喻户晓了。放映的当天下午，放映员早早就在广场上支起两根木桩，中间绑一块大银幕，就等夜幕降临开始放映。每到这一天，大人们下班回来顾不上歇息，赶着全家的晚餐，袅袅炊烟也比平时更早一些。小伙伴们放学都是跑步回家，放下书包，搬上小板凳，跑到银幕前抢占最佳位置。有时也会先用几块砖头占个位置，经常是为了守住阵地，饭都顾不上吃。大人们早来的自然有好位置，晚来的就只能在后面了。人太多时，有时还会到银幕反面去看。看不见的就站在凳子上，小一点的孩子还会骑在大人的肩膀或脖子上看。

电影开演前，广场上热闹非凡。大人的说笑声，孩子的哭闹声，以及不远处传来的狗吠声，此起彼伏。直到放映机打出一束强光照射在大银幕上，吵吵嚷嚷的人才渐渐安静下来。这时调皮的孩子总会趁着放映员向银幕对光的时候伸出手臂，变换着各种手势，做着大灰狼、小白兔、小狗等造型。

在大家的期待中，电影终于放映了。广场上一片安静，观众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，生怕漏掉精彩情节。那时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《小兵张嘎》《苦菜花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，常常会随着电影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，心情跌宕起伏，看到精彩处，还会忍不住大声叫好。

电影结束了，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场回家。而电影中的精彩内容，会成为第二天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，电影中的经典台词，也会背得滚瓜烂熟。那时，电影中潘冬子、张嘎、海娃那些赴汤蹈火、视死如归的小英雄形象，让我记忆深刻，从小就让他们产生崇拜与敬佩。

儿时的露天电影让我痴迷，前一天晚上在这个家属院看了，第二天兴致勃勃地还会去另一个家属院看。那些看过的电影，让我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而美好。如今，露天电影因时代变迁基本消失，可它在我内心深处，已成为一种醉人的回味，恰似一杯甘醇的美酒，年代逾久，回味无穷。

